

人造訪問幻想曲（一）：就轟轟烈烈地舞吧！

文：The Bookshop

位於香港藝術中心地下，中英文書並重，種類包括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攝影、建築、插畫、詩歌和兒童書，還有談書的書，以及定期舉辦藝術文化活動。
網誌：mccmbookshop.wordpress.com

讀過曹誠淵的第一本著作《舞者不懼》，感到現代舞蹈和其他當代藝術形式同出一轍，有著尊重個性、表現個人特質、打破傳統規範的特性。但談到各種當代藝術在香港發展的實際情況，現代舞確是異類。當其他視覺藝術家、音樂人以個人或小團隊獨立形式努力地創作的時候，在現代舞領域就有「城市當代舞蹈團」作為界別的龍頭，有效率地培訓舞者、吸納編舞人才、策劃年度表演季和安排海外演出。其規模和純熟的運作手法是在香港其他當代藝術領域中鮮見的。

愈想愈耐人尋味，究竟「城市當代」是怎樣成立的？當時香港社會如何看待這種前衛藝術？創立人兼現任藝術總監曹誠淵一路走來又經歷了甚麼？

筆者見到朋友在 facebook 張貼了英國《衛報》早前發表的一則關於德國當代藝術家 Anselm Kiefer 的訪問報導，標題是〈Anselm Kiefer: Art is difficult, it's not entertainment〉，忽發奇想，把命題語意相關地理解，並抽出訪問中部分重點，幻想 Kiefer 和曹誠淵兩位不同藝術範疇的大師隔空相會，大抵會這樣頑皮地對答。

K: Anselm Kiefer 曹：曹誠淵

K: Tsao, wie geht's? Weisst du? Kunst ist keine...

曹：Kiefer，我們還是用中文談吧。

K：我想說的是，藝術非大眾娛樂，不容易看懂。

曹：對這我感受很深。一九七九年年中，我剛在香港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畢業。一天晚上，我和最敬愛的母親詳談，說著我的夢想是做真正的現代舞者，並努力建立一個專業舞團，心無旁騖地跳舞。當時香港被喻為「文化沙漠」，所有表演藝術組織都是業餘的，而且都面對生存問題。表演藝術行業不成話題，當我寫碩士論文《香港表演藝術行業的研究》時，就要認真認真地做功課了。我採訪了六十多個表演藝術單位，整理出行業在香港生存的難關，除了資金、場地和人才外，觀眾也是一大關

口，你所說的觀眾是否願意開放地接納、有沒有能力明白藝術，我也認真思考過。做好籌備功夫，我有信心做出一點成績，而母親疼我，瞭解後二話不說便掏出一張支票，成為「城市當代舞團」第一年的經費。

K：出錢購買藝術，不等於懂得藝術。

曹：辦團之初，許多人都為我做的決定憂慮不已，同業語重深長地告誡我香港不重視文化，不是跳舞的地方。而父母在充滿機遇的六、七十年代香港白手興家，家裡生意由家庭「山寨製衣工廠」到在製衣業做出一點名堂，當時成團後一年，母親去世，雙親不在，我自然要接管家庭生意；我重整製衣業務的行政架構和分工，只擔任監管角色，把全部的注意力繼續投入舞團，換來「不務正業」的閒言。但我不曾懷疑，只是專心致志地在舞團邊學邊做。

雖然我們創團十二個年青舞者雄心壯志，但舞團第一年的公演是平淡地渡過。那次演出賣了五十張門票，大部分都是親友為捧場而來的。我們事後檢討面對現實，想著香港人實在不懂舞蹈，也不知道甚麼是現代舞，更不用說要他們掏腰包買票看現代舞了。我們的解決方法是創造觀眾，而且是從小教育，輾轉下去了鮮魚行小學表演現代舞給小朋友看，在當時的社會來說，是個創舉。

K：最近我也買了東西，不是藝術作品，是德國一所廢置的核電廠。傳媒就是喜歡製造話題，把原由指向日本福島泄漏核輻射，其實完全沒有關係。買下舊工廠是我經常會做的事，我會搬進去，然後轉化它們，再把它們推介給收藏家。我想保留這些建築，因為它們在歷史上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曹：我也有一些關於改建建築、貼近歷史和傳播輻射的經驗。城市當代成立首六年的排練地方，以今天的香港房屋政策來說，絕對是個非法僭建物！排練廳位於九龍黃大仙鳳凰新邨沙田坳道 110 號，一幢由我父親於六六年出資蓋建的九層高樓的天台位置。當年我請工人用鐵皮水泥在天台搭建了一個十米乘十五米的高樓頂空間，三面大窗，一面牆貼上鏡子，地台鋪上墊空木板，便是排

舞廳了。有趣的是天台非常熱，九層高樓又沒有電梯，一爬就是 198 級樓梯，所以我們幾個舞者的身型體能經常保持上佳狀態！

舞團一向守持多元包容的藝術觀，編舞上不作限制，題材形式自然表現多樣。但在八二到八五年期間的舞蹈創作裡，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想要從中國和香港的歷史中抽取片段或吸收養份，思考甚麼是香港特色。八二年中國拒絕九七後再向英國租借九龍半島和新界，並要收回香港島主權，確立香港回歸是必會發生的事。社會的整體環境影響著藝術思考，換句話說我們的創作與城市一起成長，反映地方面貌。

至於輻射，就是現代舞和我辦舞團的經驗已輻射性地遍及廣州、北京和中國大陸各地。「輻射」延至下一代，相信不可避免了，哈！

K：最後，我還是想重覆那句，藝術是很認真的事情，要做藝術不容易。

曹：嗯，創團的時候，我既擔任行政角色，同時編舞，又

是舞者，我很喜歡在舞台上自由自在的感覺，很純粹，當下只有面對自己的身體。當時我是初生之犢，不願閒言，一頭栽進現代舞，直至現在，我也不曾憂慮，三十多年過去，抵住沿途風浪。放下了名利的心理負擔，人便可隨心所欲，所以我經常跟舞團的舞者說：「你們喜歡跳舞，便轟轟烈烈地跳！」

K: Alles ist klar. Danke, Tsao. Toll, dass ich mich mit dir so lange unterhalten kann.

曹：怎麼您的德文又出來了……

訪問純屬虛構。部分內容摘自曹誠淵新書《舞者不懼——曹誠淵與香港舞蹈前行》，2012 年 2 月下旬 MCCM Creations 出版。

〈Anselm Kiefer: Art is difficult, it's not entertainment〉原文見於《The Guardian》網頁 www.guardian.co.uk/artanddesign/2011/dec/08/anselm-kiefer-art-white-cube

